



他说：“满月，我本来想带你去英国的。”

连我自己都几乎忘了的承诺，原来他还记得。

接着他咬牙切齿地说：“可是，梁满月，你不配。”

我站在床前，死死的咬住下唇，

拼命地忍住眼泪，用力地点头：“对，我不配。”

对不起，在亲情和爱情之间，

我最终还是选择了亲情。

我短暂的生命里，总是在被人抛弃。

没想到我人生中第一次放弃一个人，

就放弃了我全部的爱情。

看到这些，让我想起来自己上学那时，那些温暖的人和事。如今想起，都会泪流满面。

——依依

本人真的很喜欢这书，一直就喜欢这调调，不苦大仇深，也不悲不虐，淡淡地陈述也可以有美好的故事，很谢谢唐扶摇，送给我如此美好的感觉。

——读者 styel

淡淡的少年爱情总是不圆满，这无奈但必然，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过书中这样曾经爱过但却没有结果的爱情。

——读者 甜菜西瓜

发现了一篇好文啊~不错不错~一点都没有落入俗套~感觉很真实。

——读者 小小蚊子

上架建议：青春文学

ISBN 978-7-5313-3657-0



9 787531 336570 >

定 价：18.00 元



搜狐读书
book.sohu.com

3G书城
手机登录book.3g.cn



© 唐扶摇 2010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我只是难过不能陪你一起老 / 唐扶摇著. — 沈阳: 春风文艺出版社, 2010. 1

ISBN 978-7-5313-3657-0

I. 我… II. 唐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232141 号

我只是难过不能陪你一起老

责任编辑 王平 尹明明
责任校对 范丽颖
装帧设计 尚洁
图片摄影 董小毛 夜合
选题策划 花火工作室
特约编辑 宋惜菲
幅面尺寸 145mm×210mm
字数 290千字
印张 9.25
版次 2010年1月第1版
印次 2010年1月第1次

出版发行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(集团)股份有限公司
春风文艺出版社
地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5号
邮编 110003
网址 www.chinachunfeng.net
购书热线 024-23284402
印刷 湖南新华精品印务有限公司

ISBN 978-7-5313-3657-0

定价: 18.00元

常年法律顾问: 陈光 版权专有,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: 024-23284391
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 联系电话: 0731-88282222

· 每个女孩到最后都是梁满月 ·

邵年 图书策划人

你一定这样用力地爱过一个人，你对他言听计从，你对他千依百顺，你的卑微在尘埃里开出了花，又枯萎。

你一定这样执著地爱过一个人，你爱他到昏天黑地，你爱他到不管不顾，你爱他到哪怕他朝秦暮楚也依然不肯放手。

你一定这样无望地爱过一个人，你在尘世跋涉，经过万水千山，只为了给他惊喜，于是结果给了他，过程只是给你。

眼泪是黑夜的河流，容颜是白昼的河床，只有你和悲哀被搁浅在岸上。

是的，你受过伤。

Preface 序言



你一定这样用力地试图忘过一个人吧，你驱逐他的身影，入睡之前，安眠以后。

你一定这样执著地试图忘过一个人吧，你抗拒与他有关的一切，混沌之前，清醒以后。

你一定这样无望地试图忘过一个人吧，可是以后你追逐的每段感情却都有百分之几十的他，寻寻觅觅，他还是占据着你的梦的二分之一。

没有所谓的快乐和痛苦，有的只是一种情况和另一种情况的比较，只是如此而已。

同样，也没有所谓的怀念与忘却，有的只是一种逝去与另一种逝去的比较，只是如此而已。



· 第一章 ·
Chapter 1



她说：“没关系，圆圆。你放假的时候还可以回来，我们一起玩，我们永远是好朋友。”

她不懂，我不是为了离开而哭泣，我只是难过，为什么没有人要我？

对一个小孩子来说，被抛弃是一件比天塌下来还要严重的事。

叔叔来接我走的时候我没有哭，因为所有的眼泪已经在他来之前流干。现在想来，我很小的时候便已懂得，当你无力反抗的时候，便只能承受。

哭得最凶的是奶奶，她拉着我的手不停地抹泪。爷爷这么多年后终于和叔叔说话。

他说：“圆圆是我们梁家的希望，你要好好地待她。”

叔叔笑了，说：“那当然。”

奶奶跟我说：“圆圆，你要乖，听叔叔的话，放假了就回来，奶奶给你做好吃的。”

那一瞬间我特别想扑到奶奶怀里，求她不要让我走，求她让我留下来，我会乖乖地听话，我会好好学习，我可以帮她做饭，帮她洗衣服……只要她让我留下来，我可以做任何事。

可是下一秒，叔叔牵起了我的手，他的手宽大而温和。他说：“圆圆，跟爷爷奶奶说再见，我们走了。”

其实我天生就是个胆小懦弱的姑娘，所以我说：“爷爷再见，奶奶再见。”

叔叔没有看爸爸和继母一眼，我也没有看。

车开了很远以后我才回头，后面的路满是尘土，可我固执地看了很久很久。叔叔转头看我，叹了一口气，摸了摸我的头，说我是个好孩子。

路上，我迟疑了很久，终于怯怯地开口请求：“叔叔，你能不能别再不要我了？”

叔叔看着我，皱着眉头笑了。那样的笑容有点怪，让人看了特别想流眼泪，他说：“小孩子别瞎想，以后你就是叔叔的女儿了。”

说完，他又摸了摸我的头。

婶婶说他现在是叛逆期，叫我不理他。

“都是被他姥姥惯坏了，现在无法无天的，谁都管不了他。”她说。

婶婶带我去她的娘家。他们一家是北方人，所以对于她的父亲，我也跟着哥哥一起叫“姥爷”。小的时候我很单纯，因为姥爷是大官，所以我以为他家绝对要比叔叔家还要豪华，去之前做好了十足的心理准备，结果却让我有些惊讶。姥爷家只是普通的大院，环境很好，绿树成荫。唯一特别的是大院门口有人站岗，这让我觉得很威风。

姥爷家的院子里种满了花草草，爬山虎沿着墙一直爬到三楼，绿莹莹的，十分喜人。

姥爷有些严肃，不过跟我说话时却很温和。姥姥很热情，一个劲地招呼我吃水果、吃糖，笑眯眯地看着我，不是拉拉我的手，就是摸摸我的头发。我惴惴不安的心终于放了下来，那时的我，多担心他们会不喜欢我！

中午的时候哥哥才过来。在姥姥和姥爷面前他还是比较老实的，姥爷跟他说话时他也认真回答，难得他这样正常。我不禁多看了他几眼，却不小心被他抓到了。他凶巴巴地瞪了我一眼，我不敢再看，专心地依偎在姥姥旁边，跟她和姥爷说话。他们询问我一些家里的情况，我乖乖地回答。

姥姥和姥爷让我想起自己的爷爷和奶奶，所以在他们面前，我竟然分外放松地撒娇，逗得他们十分开心。我假装没看到哥哥不屑的眼神。

吃饭的时候他走过我身边，用只有我们两个人听到的声音说了一句：“小哈巴狗。”

我的脸涨得通红，却还是假装没听到，快速地走开了。

我转学到了区小学，上六年级。

那个时候，普通话在小学并没有现在这样通用。每到课间，校园里满是方言，我听不懂，也插不上嘴。婶婶和哥哥都是北方人，平常大家都用普通话对话，对于这里的方言我更是无从学起。

我不敢跟同学讲话，每个同学在我的眼中都有着大城市里的

但是看我没有穿校服，衣服又那么漂亮，总是一个人独来独往，她有些不敢接近我。

我惊讶，我还以为我在他们眼中就是一个土包子的形象。

小孩子想要相熟其实非常快。她下课后会过来帮我补习，我有不懂的题目就问她，她总是很耐心很详细地帮我讲解。她还教我说方言，把我介绍给其他的同学，带我一起玩。放学后我们很多人一起回家，大家的玩闹让我仿佛找回了从前的日子。渐渐地，我觉得自己终于走进了那个我认为难以进入的世界，终于开始期待每一个上学的日子。

很多年以后我都庆幸当时我迈出了那一步，否则，我不知道会错过多少美好的时光，错过那个可爱的女孩。

虽然我小学升初中的考试成绩并不是特别好，但我还是上了市里最好的外国语学校。

一开始我根本不懂什么是区重点，什么是市重点和省重点，还是嘉馨激动地跟我说了以后我才知道。成绩普通的我竟然能上这么好的中学，这当然归功于叔叔的力量。但他也没有多说，只是说让我跟哥哥上同一个学校，也好让他照应我。

叔叔对我和哥哥的成绩要求一向不高，因为他一向主张小孩子要多玩，要轻轻松松地成长，会玩的小孩才会更聪明，孩子懂事以后自然会努力上进。哥哥别的方面不怎么听他的，这件事情上倒是坚持身体力行，天天在外面玩得天昏地暗。

我只有咋舌的份儿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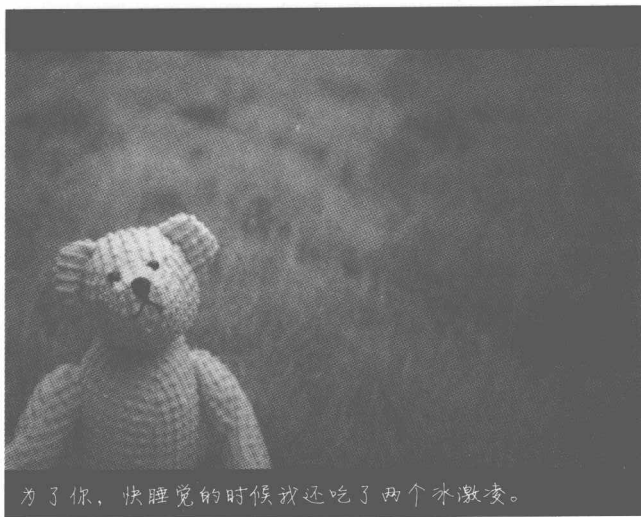
他当然有资本。哥哥的数学成绩好到人神共愤，连我们初中部都不时有人提起他的名字，提起的人还总是一副羡慕不已的样子。

刚刚升学的时候，婶婶不放心我一个人坐公车，要求哥哥天天带我回家，所以我放学后等了他一节课的时间，结果他却跟一群大男生走出教室，直接甩给我一张钞票要我自己打车回去。所以从第二天开始，我就自觉地和嘉馨一起回家了。

嘉馨是自己考上的我们学校，拿到成绩单时她就激动地打电话给我：“梁满月，你猜我考上了没有？”

我只有假装痴呆：“不知道……”

· 第二章 ·
Chapter 2



为了你，快睡觉的时候我还吃了两个冰激凌。



哥，在哥哥面前通风报信，原来我就是那传说中在墙的两面飘摇的小草……

我狂躁的哥哥果然胆大，婶婶定好规矩的第二天，他就公然触犯，跑出去了。

那天，我趴在客厅的桌子上，一边开着电视，一边把英语练习册后面的答案往上抄。

这时我的身后传来了开门声，我赶紧竖起耳朵。听到叔叔婶婶的声音后，我立刻将哥哥的练习册塞进了旁边的书包，然后换上了自己的数学作业。我又看了看时钟，才刚刚九点半。

叔叔的脸有些红，明显是喝了酒，我马上起身去倒茶。婶婶张望了一下。

“圆圆，你哥回来了吗？”

我心中一惊，心里暗自盘算了一下，还是硬着头皮回答：“哥哥刚刚出去了，说去买点东西。”

“买东西，不是又跑出去玩了吧？”

我天生胆小，一说谎话，脸就红得像关公，我低着头不敢看婶婶，含糊了两句，趁她不注意，迅速地跑到楼上，抓起自己房间的电话打给了哥哥。手机在那时虽然还比较稀罕，但哥哥已经有了。

电话一接通，我就听到那头吵吵闹闹的。我不敢说得太大声，怕叔叔婶婶会听见，只好又轻又快地说：“快回家，我说你去买东西了！”

那边没有作答就挂掉了。

我不确定哥哥是否听清楚了，但婶婶又在楼下叫我吃水果，我应了一声，忐忑不安地下去了，心中七上八下的——万一这件事情被拆穿，我在叔叔婶婶心目中的乖乖女形象肯定大打折扣。

我故作镇定地拿起苹果慢慢地啃，眼睛却不停地往时钟上飘，一边还有些心不在焉地跟叔叔说着话。

就在我差点坚持不住，准备要主动招供的时候，开门的声音仿佛天籁一般响起，我一下子站了起来。

哥哥换了鞋进来，手里竟还神奇地提了一袋子东西。不等婶婶发问，他就举起袋子说：“刚才圆圆说想要吃冰激凌，我才出

去给她买的。喂，给你。”他把那个袋子塞进我怀里，一副面不改色心不跳的样子。

我用满是汗水的手接过冰激凌，他瞥了我一眼，低声说：“没出息。”

是，我是没出息，你没出息的妹妹，为了帮你打掩护，快睡觉的时候还假装欢天喜地地吃了两个冰激凌！

婶婶对于突击检查的结果还是比较满意的，我想即使她怀疑哥哥，也不会相信一向老实听话的我会帮着哥哥骗她。想到这里，我不禁有些愧疚。

幸好哥哥终于老实了一些，除了周末的晚上，其他时间他都尽量提早回家，偶尔还会回来吃晚饭。有时候婶婶回来得比较早，我就会悄悄跑回房间给他打电话，通常十分钟左右他就会飞速归来。

不过，帮他做作业那一项差事还是没有变……

我向嘉馨诉苦，她也无能为力，只有安慰我：“你应该庆幸他没要你帮他做数学或者物理作业……”

我一想也是，刚想自我安慰一下，结果她接下来马上说道：“可能他觉得你也只能做做体力劳动吧。”

我佯装发怒，她飞快地跑开了，我追都追不上。可惜我跟她不在一个班，我也没那个胆子冲进他们班把她揪出来，只好跺了跺脚后回到了自己班上。

照理说，我应该像新闻上报道的那些刻苦学习、奋发向上的孩子一样，人穷志不穷，虽然寄人篱下，却不甘落后，日日挑灯夜读最后终成大器，让一千人等刮目相看，让舍弃我的父母后悔莫及……可是我头脑普通，并且是典型的胸无大志，只想着听叔叔婶婶的话，老老实实地生活，我也不觉得寄人篱下很丢脸，只想牢牢抓住爱护我的人，再也不要松手。

这就是为什么我即使在重点中学，却跟嘉馨不同班的原因——因为我所在的班级，有一大半同学是花钱买进来的。

不过我十分喜欢班上轻松的氛围，因为没有什么竞争的欲望，大家相处得十分融洽。偶尔有人说一个笑话，整个班级都会哄堂大笑。不像其他班，大家在下课的时候都是紧张的。嘉馨偶

“你不要乱说别人！努力学习又没错。”我连忙反驳，但到底招架不住他们殷切地劝说，终于答应了。

我知会了嘉馨一声，然后在校门口用投币电话打给了婶婶。大概是因为我平时除了嘉馨就再也没有别的朋友了，听到我要跟同学出去玩的消息她还挺高兴的，只是叮嘱我要早点回家，最后又问我身上的零用钱够不够。我笑着叫她放心，告诉她是公司请客。

“那也行。”她说，“下次我们再请回来，哪天你邀请同学们都到家里来，婶婶好好招待他们。”

宋奇峰在饭店订了一个包房，大家玩开了以后欢笑连连，气氛热火朝天。我没有想过自己会被他们这个小圈子邀请，虽然内心隐隐觉得这样对于初中生来说有些奢侈，但看其他人习以为常的样子，我选择了保持沉默。

我话少，看着他们玩就已经是一种享受了，何况罗维总是不忘调侃我，让大家把注意力转到我身上。毕竟是同龄人，一顿饭下来，我跟大家已经十分熟络，有说有笑。吃完饭有人提议去KTV唱歌，马上就有响应者，我看了一下时间，犹豫了一下还是决定回家。罗维见我态度坚决也就没挽留，还难得的很有绅士风度地帮我叫了出租车。

我带着前所未有的好心情回到家中，甚至还哼着歌。结果我刚走进客厅就被吓了一跳，歌也不敢再哼下去了。

哥哥沉着脸坐在沙发上看着我，说：“这么晚你上哪儿去了？”

我看了看钟，才八点不到，心中不满地埋怨了一下，但还是老老实实地回答：“同学请客吃饭，我就……”

“家里是饿着你还是怎么了，要跑去吃别人的饭？你是乞丐吗？”他的声音突然抬高，说出的话刻薄得不得了。

“我跟婶婶说了的……”我涨红了脸试图解释。

“年纪这么小就跟不三不四的人在外面瞎玩，你越来越野了啊！你别忘了自己是什么身份！”

我的眼泪控制不住地涌了出来，身体不住地颤抖。我咬住嘴唇努力不让自己哭出声。

对，我差点忘了自己的身份，我是什么人啊，不过就是没人要的寄人篱下的小孩。

我恨自己那么胆小，不敢反驳。是谁天天在外面玩得不着家？是谁在外面玩还要我帮忙打掩护？

我不过就是在外边跟同学吃了一顿饭，没有及时回来帮他做作业，就被他这样羞辱……谁不三不四了？就只有他的朋友是好人，我的同学就不三不四了？

“怎么不说话了？自己也知道理亏吧！那以后就少在外面野，去做作业。”他没注意到我的表情，自顾自地把作业递了过来。

我没有接，只是无声地流泪。

他终于注意到我的沉默，仿佛还有些吃惊地问：“你哭什么？”

我再也忍不住，放声大哭起来。

“喂！喂！你怎么了？说你两句你就哭，太没用了吧！”

我不理他，继续哭着，哭得越来越伤心。他有些手忙脚乱，抓了纸巾往我手里塞，我也不接，任由纸巾全部掉到地上。他没办法，终于自己拿起纸巾试图抹掉我脸上的泪水。

我躲开他，头也不回地跑上了楼，回到房间使劲关上门，便扑在床上哭得天昏地暗。

我讨厌他！我讨厌他！我恨刘成蹊！

好想回家，却不知道哪里才是我的家；好想扑到一个人怀里尽情地哭泣，诉说我的委屈，却没有一个怀抱是属于我的。

我再也不想理刘成蹊了，我再也不会帮他做作业了！

我哭了很久很久，所有的情绪仿佛都在此时爆发。委屈、愤怒和一直以来处处小心翼翼的复杂心情交织在一起，眼泪怎么也止不住。

哭到最后，我已经忘了刚才刘成蹊的那些话，心里那份以为已经放下的怨恨又重新浮了起来。我恨爸爸妈妈，他们为什么要生我出来？生我出来为什么又要离婚？为什么要让我一个人待在这个不属于我的地方？

哭着哭着，我终于没了力气，渐渐睡了过去。

第二天起床，我的眼睛又红又肿。我努力地想睁大，想让它看起来没那么糟糕，却没有作用。好在叔叔婶婶不在家，只有陈阿姨在打扫卫生。听见我下楼的声音，她没抬头，只是说：“圆圆起来了，你婶婶刚出去，叫我告诉你穿好衣服吃完饭在家等着她，一会儿带你剪头发去。”

“嗯，知道了。”我兴致不高。

陈阿姨抬头，看到我的样子，眉毛顿时挑得高高的，说：“哎哟我的天，眼睛这是怎么了，怎么肿成这个样子？”

我支支吾吾，不知怎么回答，但陈阿姨已经放下手中的东西，去卫生间拿了热毛巾过来。她让我坐在沙发上，仔细地把我的头发分到旁边。热毛巾敷上了我的眼睛，她一边还在碎碎念：“一看就是哭了大半夜，什么事哭成这个样子？”

“就是跟同学闹了一些矛盾……”

“啧啧，小孩子，有什么矛盾好好说就行了，是不是别人欺负你了？欺负你了你就跟你叔叔婶婶说，他们还能让你受了委屈？”

“没有，没人欺负我，就是一点小误会。”

“小孩子有了误会好好解释清楚就行了，你就是胆子太小，心眼儿太实，受了委屈都不肯说，只知道自己哭，下次不要这样了……”

陈阿姨还在说着。她的手虽然有些粗糙，却十分温暖，听她那样说着话，我的心里又是一阵委屈与伤心，眼泪似乎又要掉下来，我却努力忍住了。

“阿姨，你别跟我叔叔婶婶说好不好？我怕他们担心。”我小声地请求。

陈阿姨顿了一会儿，叹了一口气，却没再说什么。我知道她是答应了。

眼睛被热毛巾敷了一会儿，果然好了很多。我又去洗了一把脸，吃完早饭的时候，已经看不出来红肿的痕迹了。我努力地对镜子摆出一个笑容。很好，就这样。

婶婶带我去剪了头发，快要披肩的长发一会儿工夫就变成可爱的娃娃头，我个子本来就不高，这样一来显得更加娇小。后来，我又陪婶婶去买衣服，中途还被误会成了小学生。婶婶笑着跟店员解释说我已经初二了，却还迎来一片称赞。

“真是看不出来，你看起来三十都不到，小孩子都这么大了。”

我心中一抖，眼睛不敢看向婶婶，她却没有任何否认：“怎么会三十不到，都快四十了。你可真会说话。”

“那肯定是小孩子听话，你不用操心。”

婶婶笑咪咪地看了看我，说：“那是，我们家圆圆确实听话，从来不让我操心！”

我忍不住用力握了握被婶婶牵着的手，却换来她更温暖有力的回握。

有一种暖暖的感觉悄悄地爬上了我的心，我看着婶婶的侧脸，觉得她的脸上仿佛有光芒迸发，那样的亲切，那样的柔和。这让我觉得，自己真的是好爱好爱她。

我爱婶婶，也爱叔叔。在那段时光里，我是多么地感激他们，又是多么希望自己真的是他们的孩子。

原本别扭而沮丧的心情似乎一下子烟消云散，让我觉得连刘成蹊都似乎不那么可恶了。

晚上的时候有人来敲我的房门，我开门，竟然是刘成蹊。

我立刻进入了戒备状态：他不会又要来骂我吧？

他却什么话都没说，只是将手上的一个盒子递给我。盒面上赫然印着一款黑色的手机图案。手机是多么宝贵的东西啊，现在他突然给我一个，我不敢收。

他却有些不耐烦地说：“给你你就拿着，要不然你出去瞎玩的时候连人都找不到。”说完他把盒子塞到我手里就走了。

我拿着手机发愣。这算什么？打了我一巴掌又给我一颗糖吃？

发了一会儿的呆，我为难地看着手里的盒子，还是决定给他送回去。

· 第三章 ·
Chapter 3



“梁满月你有完没完？”

“我疼！”

“行，你继续。”

……………

因为这件事，我在家休息了一个星期。

叔叔婶婶看到我脸上的掌印后很生气，哥哥没有对他们隐瞒。于是他被婶婶教训了一顿后还被停了零用钱，连姥爷都狠狠地批评了他一顿。

叔叔婶婶第二天就去了学校，他们找到校长，要求开除那几个女生。我很不安，其实我根本不想把事情闹大，一是怕麻烦叔叔婶婶，二是怕学校里的同学会知道。虽然我是受害者，但我已经做惯了角落里不起眼的平凡人，我害怕别人打量的眼光。

哥哥对我翻了翻白眼，说：“老老实实在家待着，其他的事你不用管。”

他对我的态度又恢复到了从前的样子，那天答应我的话果然是敷衍我的。不过我本来就没有什么期望，也就不会有失望。

嘉馨来家里看我，她告诉我说初中部几乎没有人知道我被打的事情，我们班的同学都以为我请假是因为家中有事。那个叫杨茜的女生家中有些背景，但叔叔婶婶坚持要求严惩她，学校最后只好采取折中的办法。学校给了杨茜留校察看的处分，另外两个女生记的是大过。公示榜出来后没有引起别人的注意。

我终于稍稍安下心来。

嘉馨愤愤不平地说：“那种狠毒的女人就应该全部都开除，省得还留在学校里做害群之马！”说完她又小心翼翼地摸了摸她的脸，问，“还疼吗？”

脸上的掌印涂了药后已经消得差不多了，但一碰的话还是隐隐作痛。

“早就不疼了。”怕她担心，我假装洒脱地说，“就是我婶婶和陈阿姨太紧张了，非要让我在家多休息几天。”

“都怪我，放学放得那么晚，要不然就能阻止她们把你拉走了，就算帮不上你，至少还可以和你在一起。”她内疚得不得了。

“说这些干什么，要不是你，我还说不定有多惨呢，我谢你还来不及呢。”

“但是……”

“但是什么啊，”我打断她，“要是内疚的话就好好给我补习功课吧，我本来学习就不怎么样，这下好了，我下次考试一定会退步的。”

“好好好，有我在，包你没问题，我是‘画重点小天后’啊！”她连连点头。

我笑了，画重点小天后，亏她想得出来。

嘉馨的确厉害，帮我补习的时候专挑重点，只要我一走神她就敲我的头，我的学习效率比在学校的时候高多了。

“我以后不要上学了，就让吴老师你给我讲就够了。”

“少来了，天天给你这种专门走神的学生补课，我得死多少脑细胞啊。再说了——”她突然神秘地笑起来，“你们班罗维可跑来问我好几次你什么时候回来了，人家都想死你了……”

“罗维？”我有些吃惊，“他就是话唠一个，坐在我后面，没有我跟他斗嘴，他当然寂寞了。”

“只是这样吗？”

“喂，你少乱想了好不好？”我脸一红，作势要打她。她反抗，两个人最后闹成了一团。

我不想说自己有多单纯，但是年少的我，只是在努力地做一个老实听话的小孩，的确很少想感情方面的事，那些对我来说陌生而恐怖。那时的我以为，感情再好的结果也不过是结婚，而我的爸爸妈妈，他们结婚了，结局却那么糟糕。

我不相信嘉馨那隐隐的暗示，也不想去多想那些话背后的含义。罗维？那个超级纨绔子弟加超级话唠，我从来没有想过他会和自己有什么联系。

婶婶特地请了一天假在家开导我，她和叔叔都担心我从此会有什么阴影。其实我没有那么娇气，只是埋怨自己运气差，有时候会责怪哥哥，说他是“蓝颜祸水”。

我向婶婶再三保证我没事，她只是叹了一口气，说：“我和你叔叔就是怕你把什么事情都闷在心里不讲，受了委屈也不吭